

明人小品十家

张宗子小品

文化艺术出版社

魏崇武选注



张宗子小品

魏崇武选注

文化艺术出版社

(京)新登字 140 号

张宗子小品

魏崇武选注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 17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博诚印刷厂印刷

中国人民解放军 1201 工厂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75 字数 150,000

199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ISBN 7-5039-1445-9/I·618

定 价: 11.80 元

出版说明

在古代，“小品”一词并不具备明显的文体意义，它仅是六朝时称谓佛经略本的词语，所谓“释氏《辨空经》，有详者焉，有略者焉，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

在佛经以外使用小品一词，集中出现于明代中叶以后。田艺衡有《煮泉小品》，朱国禎仿宋洪迈《容斋随笔》之体，撰成杂记见闻式的《涌幢小品》32卷。以小品名集，则有陈继儒《晚香堂小品》、潘之恒《鸾啸小品》、王思任《谑庵文饭小品》等。以小品作选本之名，则有《皇明十六家小品》、《国表小品》、《闲情小品》等。是小品，自然要篇幅短小，但这只是其外部特征，小品还有其不容忽视的内在特质。晚明公安派性灵说的提出、竟陵派幽情单绪的倡导，都为小品内在品格的提高贡献出不可或缺的力量。散文小品之所以至晚明大放异彩，与时代风会密不可分，可视为一种文体的自觉，它仿佛是传统散文中的轻骑兵，到处驰骋，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踪迹。

明人刘士麟《文致序》曾谈到小品的“无意”之境：“故从来文词家，代不乏人，惟无意于文者往往极其致。如昔淳于、优孟辈，彼其澜翻舌底，何尝有意为文，乃仰天笑而冠缨绝也，摇头歌而临槛疾呼也，能使暴者颐解，怒者粲发，文章之妙，莫过于此。”近代学者俞平伯也有类似的看法：“文章事业的圆成，本有一个通例，就是‘求之不必得，不求可自得’。这个通例，于小品文字的创作尤为显明。”（《重刊浮生六记序》）小品属散文一脉，

2 张宗子小品

但又有超越文体的特征，举凡人事杂记、山水游记、祭文序跋、日记寓言、清言赠序、传记尺牍、笔记诗话等等，皆可在小品的旗帜下找到各自的位置。

明人小品独抒性灵，顺应了个性解放的时代潮流。谈艺论文，妙趣横生；点染山水，情韵盎然。明人小品寻觅着心灵的洞天福地。包罗万象，尺幅千里；言近旨远，别有寄托。明人小品记录着一代文人的足迹。“我要一套好藏书，几本明人小品，壁上一帧李香君画像让我供奉，案头一盒雪茄……”，三十年代的林语堂在《言志篇》中作如是说。

明人小品在三十年代曾哺育了一代散文大家，在今天散文与小品方兴未艾的热潮中，仍将输送有益的养分给作家，给一切感兴趣的读者！我社立足于现代人的广泛需求，分别选取徐渭、汤显祖、陈继儒、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钟惺、王思任、谭元春、张岱的小品文，加以注释。并以各家字号为书名，以求得形式的整一，总名为《明人小品十家》，以飨读者。

这套精选精注的小品丛书，将带你走入一个五彩缤纷、光采耀人的奇妙世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前言

张岱，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又号会稽外史、蝶庵、六休居士，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因祖籍四川绵竹，故亦自称“蜀人”或“古剑老人”。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卒于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享年九十三。

张岱生长在一个世宦之家。高祖张天复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历礼部主事、云南按察副使、甘肃行太仆卿。曾祖张元忬为隆庆五年（1571）状元，官至翰林院侍读、詹事府左谕德。祖父张汝霖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历清江令、兵部主事、广西参议等。父亲张耀芳以副榜出身，为鲁藩长史司右长史。同时，这也是一个学术之家。张天复撰有《广舆图考》，并修《湖广通志》、《山阴县志》；张元忬是隆庆、万历时期著名的理学家，推尊阳明心学，著有《皇明大政记》、《读史肤评》、《馆阁漫录》、《天门志略》、《槎间漫笔》、《山游漫录》等，并修有《绍兴府志》、《会稽县志》。人们称天复、元忬为“谈、迁父子”。张汝霖也“以理学推醇儒”，学问广博，曾穷三十年之力修《韵山》，“厚如砖块者三百馀本”，后因见《永乐大典》而辍笔。张氏读书爱书，所藏之书累计达三万馀卷。这还是一个文艺之家。张氏四代都能诗善文。张天复有《鸣玉堂稿》，张元忬有《不二斋稿》，张汝霖有《价园文集》、《郊居杂记》，张耀芳也“善歌诗，声出金石”。自张天复起，热爱园林艺术的张氏陆续兴建了许多园亭，其中天镜园被祁彪佳推为越中诸园之冠。自张汝霖起，张氏畜有许多戏班，“主人解事日精一日，而奚童技艺亦愈出愈奇”（《陶庵

梦忆·张氏声伎》)。此外，张氏还收藏了许多名人字画和古玩珍奇，而张耀芳之弟张联芳本身就是著名画家。与张氏几代往来的著名文士很多，如徐渭、屠隆、汤显祖、黄汝亨、陈继儒、陶望龄、王思任、李流芳等等，其馀不那么著名的就更多了。张岱正是在这样一个声名显赫、家道殷实并充满学术、艺术气氛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

张岱早年生活奢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自为墓志铭》）可谓集纨绔子弟的豪纵习气和晚明文人的颓放作风于一身。然而，这也使他得到较为全面的发展。他游历过辽宁、河北、山东、安徽、湖北、江西等省，也到过北京。不过，他最熟悉的还是吴越一带的山山水水，除了故乡绍兴以外，还经常盘桓于杭州、嘉兴、苏州、无锡、镇江、扬州、南京等繁华的城市，在游览和艺术活动中，结识了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有官吏、文士、僧侣、工匠、伶人、妓女等等，这一切，无疑为他的文学创作打下了深厚的生活基础。

张岱也曾“好举业”，“工帖括”，只是科场失利，使他不得不将精力转移到修史为文上，明朝少了一员普通的官僚，中国却多了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和史学家，这不能不算是一件幸事。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仅二十二的张岱开始编纂《古今义烈传》，历时十年乃成。这十年，正是宦官势力甚嚣尘上、士大夫廉耻扫地的时期，张岱编纂此书，正是为了表彰那些为了正义事业而勇于牺牲的义烈之士，以期激扬当今，垂鉴后世。这部书得到了许多人的赞誉。崇祯元年（1628），《义烈传》刚刚告成，他又开始了一项更为艰巨的工程——修撰《石匮书》。这部记载上起洪武、下至天启史迹，总计二百二十卷的纪传体明史巨著，耗费了作者将近三十年的精力，直到明亡之后才告成功。在修史的同时，张岱

还从事各种文学艺术活动，并积极向前人学习。他先是模仿徐渭，曾于二十八岁时辑成《徐文长逸稿》，后又学习袁宏道、钟惺、谭元春，汲取公安、竟陵二家之长，最后形成了自己的诗文风格。应该特别提及的是，阉党刚刚倒台，其羽翼覆灭尚未及半，张岱将一本描写一批忠直士大夫及普通百姓勇于和阉党抗争的剧本《冰山记》改编演出，在当时造成极大的轰动效应。

明亡以后，鲁王朱以海监国绍兴，张岱被授以职方主事之职，但他很快发现南明小朝廷的脆弱与黑暗，便及时辞去了职务，后又托病不出。清顺治三年（1646）六月，绍兴沦陷，张岱的许多亲友或抗清不屈而死，或自尽殉国，或削发为僧，张岱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决心忍受精神和肉体的巨大痛苦以完成《石匱书》，于同年九月避兵嵊县西白山中，坚持编撰《石匱书》。同时，还撰成《陶庵梦忆》这样的文学精品。次年，张岱全家徙居绍兴府西南三十里外的项里山，直到时局缓和，才又回到城里，然而家园已经易主，张岱只好租借卧龙山下荒芜破败的快园，其时为顺治六年（1649）九月，一住就是二十多年。这期间，张岱一家的生活陷入了十分艰难的境地，《看蚕》、《甲午儿辈赴省试不归走笔招之》、《仲儿分爨》等诗对此有真切的描述。为生活所迫，张岱不得不参加体力劳动，年已六十七还要舂米、担粪。然而，正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张岱经过“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终于在顺治十三年（1656）完成了《石匱书》。随后，又撰成《西湖梦寻》。康熙十九年（1680），张岱已经八十四岁，还撰成《琅嬛乞巧录》一书，书中自序云：“曾闻人言，牛女星旁有一星名瑄朗，男子于冬夜祀之，得好智慧。故作《乞巧》一编，朝夕弦诵，以祈瑄朗。”尽管已是风烛残年，作者对生活还是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张岱一生著述弘富。其作于六十九岁的《自为墓志铭》称：“好著书，其所成者有《石匱书》、《张氏家谱》、《义烈传》、《琅嬛文集》、《明易》、《大易用》、《史阙》、《四书遇》、《梦忆》、《说

4 张宗子小品

铃》、《昌谷解》、《快园道古》、《奚囊十集》、《西湖梦寻》、《一卷冰雪文》行世。”此外，今所知还有《石匱书后集》、《明於越三不朽图赞》、《奇字问》、《老饕集》、《陶庵肘后方》、《桃源历》、《茶史》、《诗韵确》、《历书眼》、《皇华考》、《夜航船》、《柱铭抄》、《陶庵对偶故事》、《瑄朗乞巧录》、《琅嬛山馆杂记》、《蜀鹃舌血录》以及杂剧《乔坐衙》、传奇《冰山记》等等三十余种。这些著作涉及面很广，如经学、史学、文学、医学、地理学、小学、饮膳等等，可惜它们已亡佚过半，所幸者重要著作基本保存了下来。

张岱的小品文题材较广，笔力很高，凡名胜古迹、人情世态以及诸般器物技艺，都能写得细致深入，自然动人，问世以来，备受推崇。佚名《陶庵梦忆序》云：“兹编载方言巷咏、嘻笑琐屑之事，然略经点染，便成至文。读者如历山川，如睹风俗，如瞻宫阙宗庙之丽，殆与《采薇》、《麦秀》同其感慨，而出之以诙谐者欤？”祁豸佳《西湖梦寻序》云：“余友张陶庵，笔具化工。其所记游，有酈道元之博奥，有刘同人之生辣，有袁中郎之倩丽，有王季重之诙谐，无所不有其一种空灵晶映之气，寻其笔墨，又一无所有。为西湖传神写照，政在阿堵矣。”王雨谦《琅嬛文集序》云：“甲申以后，屏弃浮云，益肆力于文章，自其策论辞赋传记笈赞之类，旁及题额柱铭，出其大力，为能登之重渊，而明诸日月，题曰《琅嬛文集》。盖其为文，不主一家，而别以成其家，故能醇乎其醇，亦复出奇尽变，所谓文中之乌获，而后来之斗杓也。”

分而言之，张岱的山水小品以其清新通脱的文字，描绘了绚丽多姿的自然景色和人文景观，或灵动，或厚重，读者一展卷，实如伯牙望东海，倾心移情。且不说名作《湖心亭看雪》，即如《天镜园》之明快、《烟雨楼》之迷濛、《栖霞》之廓远、《不二斋》之晶沁、《白洋潮》之壮丽、《风篁岭》之高韵、《柳洲亭》之沉郁、《岱志》《海志》之雄浑，等等，无不体现出作者笔力的高妙。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山水小品大多集中在“二梦”中，是作者在国

破家亡之后，在“梦忆”、“梦寻”的总体心境下创作出来的，然而直接抒发故宫离黍、荆棘铜驼的感慨悲伤之处并不多见。莫非“苦至无声泪”？那么“此笑真足悲”了！只是有意入梦，如卢生再觅磁枕，梦醒岂不更加沉痛！

园亭记作为山水游记的旁支，也应特别提及。张氏园林有十馀座，张岱又参观了许多江东名园，因而写下了多篇园亭记。这些园亭记写来既具体细实，能再现园亭的外部形态，又能揭示出构筑它们的“思致文理”，还能展示主人的精神风貌。其中亦多有佳作。

张岱的人物小品极其出色。官吏、隐士、伶人、工匠、妓女、长工、牙婆等等，有专写，也有顺便带及，形形色色，林林总总，一经点睛，便直活到今天。他们的真面目、真性情，虽经劫火，亦不可烧化。如《小蓬莱》写憨厚可亲而又精敏干练的黄汝亨：

先生面黧黑，多髭须，毛颊，河目海口，眉棱鼻梁，张口多笑。交际酬酢，八面应之。耳聆客言，目睹来牍，手书回札，口嘱奚奴，杂沓于前，未尝少错。

《朱楚生》写女艺人朱楚生：

楚生色不甚美，虽绝世佳人，无其风韵。楚楚谡谡，其孤意在眉，其深情在睫，其解意在烟视媚行。

又：

楚生多坐驰，一往深情，摇颺无主。一日，同余在定香桥，日哺烟生，林木杳冥，楚生低头不语，泣如雨下。余问之，作饰语以对。劳心忡忡，终以情死。

其余如写王月生的孤高、余若水的倔强、张燕客的暴躁、张东谷的诙谐、牙婆的灵利等等，都十分传神。

作者不虚美，不隐恶，实有良史之风。为人作墓铭，不怕唐突墓主；为亲人作传，也不文过饰非。他说：“余生平不喜作谀墓文，间有作者，必期酷肖其人，故多不惬人意。”（《周宛委墓志

铭》)他通篇写周宛委爱发牢骚、怨气冲天的缺点,但又有理解,有安慰,特别是写周宛委著述持论屡屡出人意表,又未尝不有赞叹之意。在《家传》中写自己最为尊敬的曾祖张元忬,除了写他“一生以忠孝为事”的业绩外,对他治家过严乃至不近人情的地方也如实记载。总之,直笔写真人,是张岱人物小品的特点。《五异人传》前小序云:“岱尝有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深情”与“真气”,正是张岱人物小品的着眼点。

此外,作者还善于以人物外貌上的丑反衬其内在的美。如写柳敬亭“黧黑,满面疤痕,悠悠忽忽,土木形骸”,“貌奇丑”,然而说书技艺出色,“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静,直与王月生同其婉娈”,竟将绝色名妓王月生作比,可谓大不似,却正该如此。又如写范长白相貌奇丑,“似羊肚石雕一小獠,其鼻歪,颧颐犹残缺失次也”,然而“冠履精洁”,谈笑有味,高雅大方,反而令人觉得他比一般人要美得多。

张岱的风俗小品主要见于《陶庵梦忆》,写来十分热闹好看。绍兴、杭州、苏州、扬州、镇江、南京、兖州、泰安等地的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莲诞节、中元节、中秋节等等,或张灯,或放烟火,或扫墓,或赛龙舟,或观荷,或演戏,或赏月,令人目眩。如《扬州清明》:

是日,四方流寓及徽商西贾、曲中名妓,一切好事之徒,无不咸集。长塘丰草,走马放鹰;高阜平冈,斗鸡蹴鞠;茂林清樾,劈阮弹箏。浪子相扑,童稚纸鸢,老僧因果,瞽者说书,立者林林,蹲者蛰蛰。

《严助庙》:

唱《伯喈》、《荆钗》,一老者坐台下,对院本,一字脱落,群起噪之,又开场重做。

又如《龙山放灯》:

山下望如星河倒注，浴浴熊熊，又如隋炀帝夜游，倾数斛萤火于山谷间，团结方开，倚草附木，迷迷不去者。

浓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这是对人们放纵性情、追求尘世享乐的肯定，表现出对繁华的世俗生活的热爱之情，散发着个性自由的光彩。不过，作者在《二十四桥风月》中，却也透过重纱，揭开了灯红酒绿背后阴暗凄凉的一幕，对妓女们的悲惨命运和内心痛苦寄寓了极大的同情和关注。

张岱还有多篇小品写及器物技艺。作者对那些奇物绝技津津乐道，实际上即是对人类智慧的由衷赞美，对人生多方面价值的体认。而那些写品茶、合乐、煮蟹、制牌等等极富个人色彩的小品，则突现了作者的个性、情趣和修养，风雅韵致，亦自有味。

除了“二梦”那些标准的文艺随笔外，《琅嬛文集》中的序跋、尺牍等作品难以用题材归类，也许，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事理小品”，取其以议事说理为主的特点。这些小品议论风生，自然成文，毫无滞碍，真知灼见时时闪现，可略窥作者“大抱负”、“大经济”、“大学问”之一斑。清王惠《跋琅嬛文集》称其文“笔挟风霜，气吞《庄》、《列》，实出文长之上”。其论读《四书》，则曰“不读朱注”，曰“遇”（《四书遇序》）；论修史，则曰“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误，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石匱书自序》）；论朋党，则曰“东林首事者实多君子，窜入者不无小人；拥戴者皆为小人，招徕者亦有君子”（《与李砚翁》）；论诗文，则以“冰雪”为说（《一卷冰雪文序》）；论弹琴，则力主“练熟还生”（《与何紫翔》）；论绘画，则认定“天下坚实者空灵之祖”（《跋可上人大米画》），诸如此类，见识高，笔端辣，沉着痛快。

然而，在说理议事过程中，张岱偏会摇曳生姿，不时插入一些谐语、趣闻，使文章富有一种幽默感。如《夜航船序》先谈到不可做“两脚书橱”，再转而谈及某些知识因“关于文理”而“不

可不记”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昔有一僧人，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谈阔论，僧畏慑，卷足而寝。僧听其语有破绽，乃曰：“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是两个人？”士子曰：“是两个人。”僧曰：“这等，尧舜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自然是一个人。”僧人乃笑曰：“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这不仅是作者本人诙谐机智的个性的体现，也是晚明士风喜欢俳谑的反映。

总之，张岱以其才情和学问崛起于众多优秀小品作家之后，远师近取，博采众长，并矫正了小品创作中或草率散漫或艰深僻涩的流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成为晚明小品作家的杰出代表。

此书所选作品全部来自《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和《琅嬛文集》三种著作，总之以短隼为上，如确系佳作如《自为墓志铭》等，虽稍长，亦予入选。入选各篇仍依原书顺序排列。由于本人才疏学浅，书中注文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指正。

魏崇武

1996年4月3日

目 录

前 言	(1)
报恩塔	(1)
日月湖	(3)
金山夜戏	(6)
筠芝亭	(8)
砿园	(10)
天砚	(12)
濮仲谦雕刻	(14)
鲁藩烟火	(15)
焦山	(17)
梅花书屋	(20)
不二斋	(22)
三世藏书	(23)
楔泉	(26)
兰雪茶	(29)
白洋潮	(31)
阳和泉	(33)
闵老子茶	(36)
朱文懿家桂	(39)
天镜园	(41)
包涵所	(42)

2 张宗子小品

斗鸡社	(44)
栖霞	(46)
湖心亭看雪	(48)
不系园	(50)
秦淮河房	(52)
杨神庙台阁	(53)
严助庙	(55)
二十四桥风月	(59)
宁了	(62)
范长白	(64)
姚简叔画	(66)
柳敬亭说书	(68)
虎丘中秋夜	(70)
扬州清明	(73)
金山竞渡	(76)
朱楚生	(78)
扬州瘦马	(80)
彭天锡串戏	(83)
绍兴灯景	(85)
烟雨楼	(87)
鹭社	(89)
一尺雪	(91)
菊海	(92)
曹山	(94)
西湖香市	(96)
西湖七月半	(99)
及时雨	(102)
雷殿	(105)

龙山雪·····	(107)
庞公池·····	(109)
品山堂鱼宕·····	(111)
闰中秋·····	(113)
过剑门·····	(115)
冰山记·····	(117)
龙山放灯·····	(120)
王月生·····	(123)
张东谷好酒·····	(125)
楼船·····	(127)
范与兰·····	(128)
蟹会·····	(130)
瑞草溪亭·····	(132)
明圣二湖·····	(135)
大佛头·····	(138)
保俶塔·····	(140)
冷泉亭·····	(144)
岫嵎山房·····	(147)
孤山·····	(149)
陆宣公祠·····	(151)
苏公堤·····	(154)
小蓬莱·····	(158)
西溪·····	(161)
五云山·····	(163)
火德庙·····	(165)
石匳书自序·····	(167)
一卷冰雪文序·····	(170)
张子说铃序·····	(172)

4 张宗子小品

老饕集序·····	(174)
四书遇序·····	(178)
昌谷集解序·····	(181)
陶庵梦忆序·····	(184)
陶庵肘后方序·····	(188)
赠沈歌叙序·····	(192)
雁字诗小序·····	(195)
夜航船序·····	(197)
博浪椎传奇序·····	(200)
一卷冰雪文后序·····	(203)
西湖梦寻序·····	(206)
琅嬛诗集序·····	(208)
快园记·····	(211)
丝社小启·····	(214)
游山小启·····	(217)
与毅孺八弟·····	(219)
与陈章侯·····	(220)
又与毅孺八弟·····	(222)
答袁箴庵·····	(225)
与祁文载·····	(228)
与何紫翔·····	(230)
与包严介·····	(232)
与胡季望·····	(234)
余若水先生传·····	(236)
鲁云谷传·····	(239)
自为墓志铭·····	(242)
周宛委墓志铭·····	(247)
跋张子省试牍（其一）·····	(253)